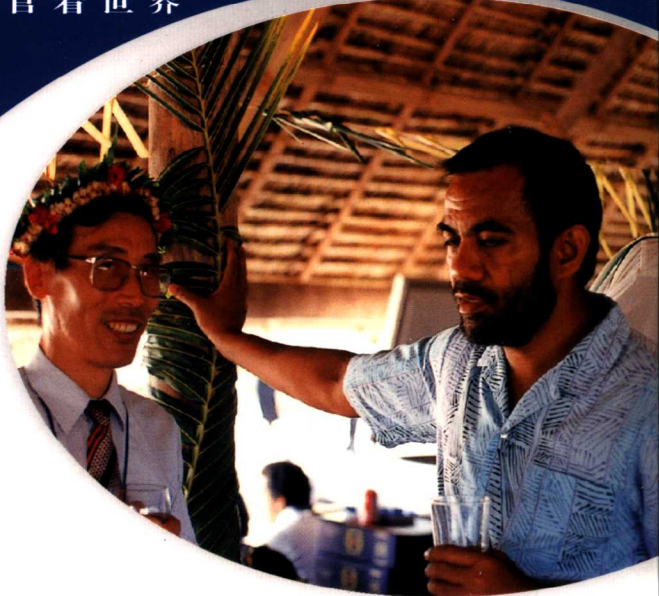


DIPLOMATS LOOK AT
THE WORLD



外交官看世界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前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副总领事 吴钟华 著

南太 不了情

一个外交官鲁滨逊式经历



四川出版集团·四川人民出版社

DIPLOMATS LOOK AT
THE WORLD



外交官看世界



南太不了情

一个外交官鲁滨逊式经历

NANTAI BULIAOQING

中华人民共和国前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副总领事

吴钟华 著

四川出版集团·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南太不了情/吴钟华著. — 成都:四川人民出版社,
2006. 1

(外交官看世界)

ISBN 7-220-07041-1

I. 南... II. 吴... III. 外交史—中国—现代
—史料 IV. D82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56561 号



“外交官看世界”系列丛书

NANTAI BULIAOQING

南太不了情

吴钟华 著

策 划
责任编辑
封面设计
内文设计
责任校对
责任印制

出版发行

网 址

发行部业务电话

防盗版举报电话

照 排

印 刷

成品尺寸

印 张

插 页

字 数

版 次

印 次

书 号

定 价

汪 漪 余其敏

汪 漪

文小牛

杨 潮

叶 勇

丁 青 李 进

四川出版集团 (成都槐树街2号)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<http://www.scpph.com>

<http://www.scrmcbs.com>

E-mail: scrmcbsf@mail.sc.cninfo.net

(028)86259459 86259455

(028)86259524

成都华宇电子制印有限公司(028-86272418)

四川福润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140mm×210mm

7.625

4

172 千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2006 年 1 月第 1 次

ISBN 7-220-07041-1 / D · 923

24.00 元

■ 著作权所有·违者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工厂联系调换

电话:(028)87593466

总 序

李肇星

自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，从此，揭开了新中国外交的帷幕。

半个多世纪来，中国和世界面貌发生了巨变。冷战后，世界进入以和平、发展为主题的新时期。中国则通过自身发展为世界和平和共同繁荣作着贡献。历史进程表明，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的变化密不可分。世界大局的演变和走向牵动着每个中国人的心，中国外交越来越引起世界人民的关注。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“外交官看世界”系列丛书应运而生，很有意义。

为丛书撰稿的是外交笔会。该笔会成员都是我国资深外交官，是参与过中央三代领导集体指挥的外交斗争的老战士。他们奋斗了几十个春秋，为共和国外交事业付出了青春年华和辛勤劳动。难能可贵的是，他们离退休后，仍心系外交事业，努力开辟为外交工作服务的新阵地。他们成立外交笔会，十年来，发表了上千篇文章，出



版了近百部著作。受到国内外社会各界好评。

在他们的笔下，有波诡云谲的形势变幻，又有友好往来的明快乐章；有凝重沉静的重大事件回溯，又有信手拈来对异域奇闻的描摹；有对复杂国际问题的析解，又有对尘封已久政治内幕的揭示……林林总总，包罗广博，大多是亲历、亲见、亲闻，内容精彩，情感真切，集思想性、知识性、趣味性于一体。

希望《丛书》对读者拓展国际视野、深化对世界的认知、培养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情操会有所裨益。

2004年2月1日

目 录

自 序 / 1

序 篇 / 7

南 太 篇

- 斐济风情忆 / 15
南太平洋的天堂 / 22
瓦努阿图高台跳 / 27
椰子蟹的足迹 / 30
外交宴请的妙用 / 33
胡椒之岛波纳佩 / 38
最小的岛国图瓦卢 / 41
瑙鲁趣闻 / 45
库克船长和太平洋 / 48
圣诞岛之行 / 53
使命紧急 开馆亮相 / 69
特殊的生日礼品 / 74
死神与我擦肩而过 / 78
“别忘了家” / 83
国歌为我独奏 / 85



- 总统朋友塔巴依 / 89
 宴请副总统 / 99
 我也有了“星期五” / 102
 回到集体的怀抱 / 105
 大红灯笼高高挂



- 记在基里巴斯举行第一次国庆招待会 / 108
 露兜果树的妙用 / 110
 走后门 送“重礼” / 113
 门外汉当会计 / 116
 天涯海角国旗情 / 118
 “赤脚医生”与“赤脚病人” / 124
 精心救助我船员 / 128
 布岛的风情 / 132
 阿巴洋岛之行 / 137
 在基里巴斯过新年 / 142
 我的小狗金娃 / 145
 奇特的葬礼 / 150
 相见时难别亦难 / 154



美国篇

- 走 桥
 ——留给纽约的足迹 / 159
 伦敦桥的故事 / 167
 赌城拉斯维加斯 / 171
 汉庭顿植物园 / 177
 罗迪亚瓦兹群塔 / 180
 “信不信由你” / 182
 亚利桑那州奇观 / 186
 玛丽皇后号游轮 / 190
 关 岛 / 194



凭吊珍珠港 / 199

新加坡篇

徒步新加坡 / 205

圣淘沙 / 210

胡亚基

——中国驻外第一任领事 / 214

晚晴园遐想 / 217

新加坡河 / 220

抗日纪念碑和公墓 / 223

牛车水 / 227

新加坡博物馆 / 230

后 记 / 234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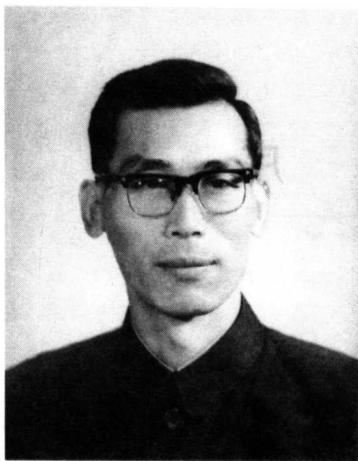
自序

在北京城南的楼群里，住着多少人，很少有人知晓。人群分老中小，在众多的老年人中，有一位老头，住在一栋25层楼的第17层。他中等个，戴眼镜，虽不是白发苍苍，但已有些秃顶。虽说身体不是特别好，可每天上下17层楼，他总是以步代电梯，走上走下，他说这样可以锻炼身体。他话不多，可说起来很逗人。见到跟他差不多一样大的老同事，他总是问年轻人哪儿去呢，人家总是反抗地说，咱们俩谁年轻，你才年轻呢，说着说着两老头就笑了。很多人都知道这老头爱写东西，发表了不少文章。有时人家开他的玩笑，见到他就说，你这个大“作家”又写什么文章了，他总是说，我是个“坐家”，退了休没事，整天坐在家里，是名副其实的“坐家”。其实他有事干，人家说他老有所为，他又以笑回敬，他说他干点事是废物利用，要不闲着也是闲着。他可不是干一点事，自退休那天起，他每天一干就是一整天，绝对8小时以上，而且是不停地干。人家说他，都65岁的人了，还像拼命三郎似地干，累不累呀。他说干了一辈子工作，退休下来，要是什么都不干，心里发慌，那才感到累呢。

玩笑归玩笑，这个老头不是没用的废物。他是



作者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时的照片。



老大学毕业生，有40年的外交工作经验，在国外工作近20年，有着在整个外交部都可说是非同一般的独特经历。这个老头是谁？他就是笔者吴钟华。

我于1963年进入外交部，先在礼宾司工作，一干就是12年。1975年，我奉命开始

出国工作，先后到过巴基斯坦、斯里兰卡、马尔代夫、美国纽约等地工作，之后又赴斐济、瓦努阿图、基里巴斯、美国洛杉矶、新加坡等地任职，其间，每次换驻外使馆时，都要回到国内工作一两年，这样，我又先后在国际司、对台办、领事司工作过。到1999年我退休时，我在外交部工作了近40年，其中有20年常驻国外。

在常人的眼里，我们共和国外交部的大门，是多么神圣和神秘；门内的外交官们，又是多么“不可一世”：出入国境，他们手持红皮外交护照，可谓威风八面；国宴会上，他们觥杯交错，可谓无限风光；常驻国外，他们饱赏异域风情万种，令人向往。可是有谁知道，外交官们的风光背后，浸透着多少酸甜苦辣，也伴随着几许战乱火光……

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外交官，是名副其实的奉献的一代：当工资改革工资提高时，我们已退休了；当在国外工作可以带配偶，子女可以探亲时，我们已该打道回府了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1975年开始赴国外工作，其时我儿子7岁，我女儿刚出生，到1999年我回

国时，我女儿已是24岁的成年人了，我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；而从1975年我出国工作时起，我就与我夫人两地分居，直到1999年退休回国，因而我又没有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。每当我想到这些，我都抑制不住我内心深处对家人的愧疚，特别是对我女儿。但是，对于我所经历的所有这一切，在当时，我从未对组织上说一个“不”字；在今天，我仍然无怨无悔，因为，至今我仍然认为，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！

40年光阴转瞬即逝，一切都成了美好的回忆。当我今天提起笔来，千头万绪却无从说起。在我40年外交生涯中，最令我动情、令我难以忘怀、令我刻骨铭心的，是我独自一人在基里巴斯建馆、工作并坚守了整整三年的独特经历。这段经历，不仅在我国外交部绝无仅有，而且在世界外交史上也不曾有过先例，可称为一个外交官的鲁滨逊式的经历。

在我国与基里巴斯建交23年之后，在我国在基里巴斯建立大使馆13年之后，由于台湾当局施展“金钱外交”，基里巴斯同台湾当局“建交”，中国政府于2003年11月29日决定中止中国与基里巴斯的外交关系。我离开基里巴斯已13年，基政府已换届数次，我的老朋友们也早已不在其位了，但当年我们之间的友情，我的岛民朋友，我留下的茅草屋，我修建的篱笆，渗透着我的汗水的海沙……这一切都无不依然牵挂着我的心，仍溶在我的南太不了情之中。我深信，五星红旗终将还会飘扬在岛国的上空。

长久以来，我一直想将我的那一段经历诉诸文字。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，它给我提供了机会使我的这一夙愿得以实现。因而本书的主要部分，将记述我在南太平洋诸国，特别是在基里巴斯工作的那段时间的经历，其他部分则叙述了我在新加坡和美国的一些所见所闻。如果广大读者，特别是广大青年读者从中能获取些许教益，我便心满意足矣。



NANTAI BULIAOQI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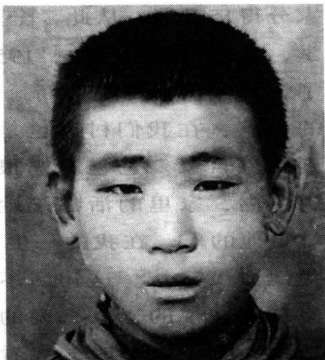
南太不了情



序 篇

序 篇

1939年阴历正月十二日，我出生在北方农村的一个贫苦家庭里，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姐。两年之后，我又有一个妹妹，这个妹妹叫什么名字，长什么样，我早已没有记忆。我只记得，妹妹整天躺在土炕上，有天下学回家，炕上的妹妹不见了，她死了，是病死还是饿死的，我不得而知。几年之后，不幸又降临我的头上，我也整天躺在炕上，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，就是起不来，而且整天都在喊，窗户着火了。其实这是在发烧，烧得说胡话。病成这样，学也没法上了。我记得，有一次我爸爸背着我进城去医院看病，到医院没说几句话，又把我背回来了。当时，我太小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其实，原因很简单，一个连吃饭都很困难的家里，哪有钱给孩子治病呢。没有办法，我像死去的妹妹一样，回家整天躺在炕上，听天由命了。也许我命大，我们村里有位



童年的我。

土医生，给本村人看病，不收多少钱。我叫他张大爷，经他七看八看，吃了些中草药，半年下来，我的病居然好了。好了以后，已经十来岁的我竟站不起来，站起来了又不会走路，过了好久才正常。后来，我才知道，我的病，学名叫猩红热，是一种很可怕的病，能活过来真算是万幸。

我们全家的家产是一间草房，一亩三分地。这一亩三分地，祖坟又占去了四分之一。那年头，一亩地能收300多斤粮食就不错了，八口之家，一年300多斤粮食，只能是吃糠咽菜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很小的时候我每天就得做三件事：拾柴、拾粪、拾煤渣。拾柴给家里烧饭用，拾粪种地用，拾煤渣卖点钱补贴家用。我背的粪筐几乎和我一样高。

我上的小学是市里的一所煤矿子弟学校，我不知道家里走的什么关系，把我送进了这个小学校，因为我们家里没有煤矿工人。学校离家来回要走几十里路，那时我才七岁。因为我是家里唯一上学的孩子，所以爸妈给我以特殊的待遇，每天让我带一个窝头当中午饭，连咸菜水都没有。我的同班同学都比我吃得更好，他们还可以花二分钱买碗豆腐脑吃，虽然眼馋，但我绝不会向家里要。

1949年，我们家乡解放。1950年土地改革，我们家分得15亩地，从此，全家生活有了保障。我上完小学，又念完初中高中，1958年，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。我上大学不仅是我们吴家的大事，在我们村里也是一件大事，我爸爸为此感到十分自豪。爸爸妈妈很少说话，只知道干活。妈妈主内，家里的活都是她的事；爸爸主外，养家糊口是他的事。在我的一生中，他对我说的有一句话，我记得最清楚。这句话不仅永远记在我心里，就连他在哪儿说的，怎么说的，我也记得清清楚楚。那是我考上了大学时，我看得出他很高兴，但当时他



一句话没说，直到我离家去天津上学的那一天，他站在门口，手扶着门框对我说了一句话：“别忘了家！”就这么四个字，便是他想了多少天要说的内心的话。我答应得更简单，只是嗯了一声。这四个字是父亲对儿子的要求和希望，“嗯”的一声，则是我这个儿子对爸爸的庄严承诺。近五十年过去了，现在我已超过当年爸爸对我说这四个字时的年龄，但我自始至终从没忘记这个家。爸妈在世，我没忘这个家，爸妈不在世，我也没忘这个家。这个有形的家早已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被毁掉了。但这间茅草房，房内的爸爸妈妈，从不曾从我记忆中消失。可以这么说，只要我的心脏仍在跳动，这个家就永远在我心中。是爸爸妈妈给了我身躯，是这个家和家乡的黄土地养育了我。无论我工作在北京的外交部，还是出国在地北天南、天涯海角，我从没忘记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的家。从工作那天起，我总是把月收入的一半汇给爸爸，而且我的一生一直朴实无华。

在南开大学求学的五年，不仅使我学到不少的知识，为我从事外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，而且，那里每天丰盛的饭菜，使我一下子变得身强

1950年10月全家合影，右边带红领巾的就是我，那年我11岁。